儒林外史/第06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六回　鄉紳發病鬧船家　寡婦含冤控大伯

下一回▶

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，伸著兩個指頭，總不肯斷氣；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訌亂著問，有說為兩個人的，有說為兩件事的，有說為兩處田地的，紛紛不一；只管搖頭不是。趙氏分開眾人，走上前道：「爺，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。你是為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，不放心，恐費了油。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忙走去挑掉一莖。眾人看嚴監生時，點一點頭，把手垂下，登時就沒了氣。合家大口號哭起來，準備入殮，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。

次早著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。族長嚴振先，領著合族一班人來弔孝，都留著喫酒飯，領了孝布回去。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，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鑪，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。僧道掛起長旛，念經追薦。趙氏領著小兒子，早晚在柩前舉哀。夥計、僕從、丫鬟、養娘，人人掛孝，門口一片都是白。

看看鬧過頭七，王德、王仁科舉回來了，齊來弔孝，留著過了一日去。又過了三四日，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。幾個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。大老爹卸了行李，正和渾家坐著，打點拿水來洗臉；早見二房裏一個奶媽，領著一個小廝，手裏捧著端盒和一個氈包，走進來道：「二奶奶頂上大老爹，知道大老爹來家了，熱孝在身，不好過來拜見。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，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，送與大老爹做個遺念。就請大老爹過

去。

嚴貢生打開看了，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，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，滿心歡喜，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，遞與奶媽，說道：「上覆二奶奶，多謝，我即刻就過來。」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，將衣裳和銀子收好，又細問渾家，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，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。問畢，換了孝巾，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絰。走過那邊來。到柩前叫聲「老二」乾號了幾聲，下了兩拜。趙氏穿著重孝，出來拜謝；又叫兒子磕伯伯的頭，哭著說道：「我們苦命！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，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！」嚴貢生道：「二奶奶，人生各稟的壽數。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，你現今有恁個好兒子，慢慢的帶著他過活，焦怎的？」趙氏又謝了，請在書房，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。

須臾，舅爺到了，作揖坐下。王德道：「令弟平日身體壯盛，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？我們至親的也不曾當面別一別，甚是慘然。」嚴貢生道：「豈但二位親翁，就是我們弟兄一場，臨危也不得見一面。但自古道：『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。』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，你我為朝廷辦事，就是不顧私親，也還覺得于心無愧。」王德道：「大先生在省，將有大半年了？」嚴貢生道：「正是。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，又替弟考出了貢。他有個本家在這省裏住，是做過應天巢縣的，所以到省去會會他。不想一見如故，就留著住了幾個月，又要同我結親，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。」王仁道：「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？」嚴貢生道：「住在張靜齋家。他也是做過縣令，是湯父母的世姪；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，相與起來。周親家家，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。」王仁道：「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？」嚴貢生道：「正是。」王仁遞個眼色與乃兄道：「大哥，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。」王德冷笑了一聲。

一會擺上酒來，喫著又談。王德道：「今歲湯父母不曾入簾？」王仁道：「大哥，你不知道麼？因湯父母前次入簾，都取中了些陳貓古老鼠的文章，不入時目，所以這次不曾來聘。今科十幾位簾官，都是少年進士，專取有才氣的文章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這倒不然。才氣也須是有法則。假若不照題位，亂寫些熱鬧話，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？就如我這周老師，極是法眼，取在一等前列，都是有法則的老手。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個人內中。」嚴貢生說此話，因他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。二人聽這話，心裏明白，不講考校的事了。酒席將闌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：「湯父母著實動怒，多虧令弟看的破，息下來了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這是亡弟不濟。若是我在家，和湯父母說了，把王小二、黃夢統這兩個奴才，腿也砍折了！一個鄉紳人家，由得百姓如此放肆！」王仁道：「凡事這是厚道些好。」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，又彼此勸了幾杯酒。奶媽抱著哥

子出來道：「奶奶叫問大老爹，二爺幾時開喪？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，祖塋裏可以葬得，還是要尋地？費大老爹的心，同二位舅爺商議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你向奶奶說，我在家不多時耽擱，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。你爺的事，託在二位舅爺就是。祖塋葬不得，要另尋地。等我回來斟酌。」說罷，叫了擾，起身過去。二位也散了。

過了幾日，大老爺果然帶著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了。趙氏在家掌管家務，真個是錢過北斗，米爛成倉，僮僕成群，牛馬成行，享福度日。不想皇天無眼，不祐善人，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，發了一天熱，醫生來看，說是個險症，藥裏用了犀角、黃連、人牙，不能灌漿，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，都是無益。到七日上，把個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。趙氏此番的哭泣，不但比不得哭大娘，並且比不得哭二爺，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。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，打發孩子出去。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，要立大房裏第五個姪子承嗣。二位舅爺躊躇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們做不得主。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，兒子是他的，須是要他自己情願，我們如何硬做主？」趙氏道：「哥哥，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，如今把個正經主兒去了，這些家人小廝都沒個投奔，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。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？間壁第五個姪子纔十一二歲，立過來，還怕我不會疼熱他，教導他？他伯娘聽見這個話，恨不得雙手送過來。就是他伯伯回來，也沒得說。你做舅舅的人，怎的做不得主？」王德道：「也罷，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。」王仁道：「大哥，這是那裏話？宗嗣大事，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？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，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，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。」王德道：「這話最好，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。」王仁搖著頭笑道：「大哥，這話也且再看。但是不得不如此做。」趙氏聽了這話，摸頭不著，只得依著言語，寫了一封字，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。

來富來到省城，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。到了寓處門口，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，手裏拿著鞭子，站在門口；嚇了一跳，不敢進去。站了一會，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，纔叫他領了他進去。看見敞廳上，中間擺著一乘彩轎，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，遮陽上帖著「即補縣正堂」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，頭戴紗帽，身穿圓領補服，腳下粉底皂靴。來富上前磕了頭，遞上書信。大老爹接著看了，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我家二相公恭喜，你且在這裏伺候。」來富下來，到廚房裏，看見廚子在那裏辦席。新人房在樓上，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，來富不敢上去。直到日頭平西，不見一個吹手來。二相公戴著新方巾，披著紅，簪著花，前前後後走著著急，問吹手怎的不來。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，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！四斗子道：「今日是個好日子，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。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，又還扣了他二分戥頭，又叫張府裏押著他來

；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，他這個時候怎得來？」大老爹發怒道：「放狗屁！快替我去！來遲了，連你一頓嘴巴！」四斗子骨都著嘴，一路絮聒了出去，說道：「從早上到此刻，一碗飯也不給人喫，偏生有這些臭排場！」說罷，去了。

直到上燈時候，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。抬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。廳上的客說道：「也不必等吹手，吉時已到，且去迎親罷。」將掌扇掮起來，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，來富跟著轎，一直來到周家。那周家敞廳甚大，雖然點著幾盞燈燭，天井裏卻是不亮。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，只得四個戴紅黑帽子的，一遞一聲，在黑天井裏喝道，喝個不了。來富看見，不好意思，叫他不要喝了。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：「拜上嚴老爺，有吹打的就發轎，沒吹打的不發轎。」正吵鬧著，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，一個吹簫，一個打鼓，在廳上滴滴打打的，總不成個腔調。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。周家鬧了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把新人轎發來了。新人進門，不必細說。

過了十朝，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。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。兩隻大船，銀十二兩，立契到高要付銀。一隻裝的新郎、新娘，一隻嚴貢生自坐。擇了吉日，辭別親家，借了一副「巢縣正堂」的金字牌，一副「肅靜」、「迴避」的白粉牌，四根門鎗，插在船上；又叫了一班吹手，開鑼掌傘，吹打上船。船家十分畏懼，小心伏侍。一路無話。

那日將到高要縣，不過二三十里路了，嚴貢生坐在船上，忽然一時頭暈上來，兩眼昏花，口裏作惡心，噦出許多清痰來。來富同四斗子，一邊一個，架著膊子，只是要跌。嚴貢生口裏叫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」。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。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，一聲不倒一聲的哼。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，拿進艙來。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，取出一方雲片糕來，約有十多片，一片一片，剝著喫了幾片，將肚子揉著，放了兩個大屁，登時好了。剩下幾片雲片糕，閣在後鵝口板上，半日也不來查點。那掌舵駕長害饞癆，左手扶著舵，右手拈來，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。嚴貢生只作不看見。

少刻，船攏了馬頭。嚴貢生叫來富速叫他兩乘轎子來，擺齊執事，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裏去；又叫些馬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，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。船家、水手都來討喜錢。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，眼張失落的，四面看了一遭，問四斗子道：「我的藥往那裏去了？」四斗子道：「何曾有甚藥？」嚴貢生道：「方纔我喫的不是藥？分明放在船板上的！」那掌舵的道：「想是剛纔船板上幾片雲片糕？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，小的大膽就喫了。」嚴貢生道：「喫了好賤的雲片糕！你曉得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

西？」掌舵的道：「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、核桃、洋糖、麵粉做成的了，有甚麼東西？」嚴貢生發怒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，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，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，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！你這奴才！『豬八戒喫人參果，全不知滋味』！說的好容易！是雲片糕！方纔這幾片，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，『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，攮到賊肚裏』；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，卻拿甚麼藥來醫？你這奴才，害我不淺！」叫四斗子開拜匣，寫帖子：「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，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！」掌舵的嚇了，陪著笑臉道：「小的剛纔喫的甜甜的，不知道是藥，只說是雲片糕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還說是雲片糕！再說雲片糕，先打你幾個嘴巴！」

說著，已把帖子寫了，遞給四斗子。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。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攔著。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，一齊道：「嚴老爺，而今是他不是，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；但他是個窮人，就是連船都賣了，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。若是送到縣裏，他那裏耽得住？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，高抬貴手，恕過他罷。」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。搬行李的腳子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：「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。方纔若不如是著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、酒錢，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。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，纔查到這個藥。如今自知理虧，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！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，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不成？」眾人一齊捺著掌舵的磕了幾個頭。嚴貢生轉灣道：「既然你眾人說，我又喜事匆匆，且放著這奴才，再和他慢慢算帳！不怕他飛上天去！」罵畢，揚長上了轎，行李和小廝跟著，一閧去了。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

嚴貢生回家，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；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。他渾家正在房裏抬東抬西，鬧得亂哄哄的。嚴貢生走來道：「你忙甚麼？」他渾家道：「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鰲鰲？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，媳婦新新的，又是大家子姑娘，你不挪與她住？」嚴貢生道：「呸！我早已打算定了，要你瞎忙！二房裏高房大廈的，不好住？」他渾家道：「他有房子，為甚的與你的兒子住？」嚴貢生道：「他二房無子，不要立嗣的？」渾家道：「這不成，他要繼我們第五個哩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這都由他麼？他算是個甚麼東西！我替二房立嗣，與他甚麼相干？」他渾家聽了這話，正摸不著頭腦。只見趙氏著人來說：「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，叫請大老爺說話。我們二位舅老爺，也在那邊。」嚴貢生便走過來，見了王德、王仁，之乎也者了一頓，便叫過幾個管事家人來吩咐：「將正宅打掃出來，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。」趙氏聽得，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，便請舅爺，說道：「哥哥，大爺方纔怎樣說？媳婦過來，自然在後一層；我照常住在前面，纔好早晚照顧。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？媳婦住著正屋，婆婆倒住著廂房，天地世間，也沒有這個道理！」王仁道：「你且不要慌，隨他說著，自然有個商議。」說

罷，走出去了。彼此談了兩句淡話，又喫了一杯茶。王家小廝走來說：「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。」二位作別去了。

嚴貢生送了回來，拉一把椅子坐下，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：「我家二相公，明日過來承繼了，是你們的新主人，須要小心伺候。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，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，他也沒有還占著正屋的。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群屋打掃兩間，替他搬過東西去；騰出正屋來，好讓二相公歇宿。彼此也要避個嫌疑：二相公稱呼他『新娘』，他叫二相公、二娘是『二爺』、『二奶奶』。再過幾日，二娘來了，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，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。我們鄉紳人家，這些大禮，都是差錯不得的。你們各人管的田房、利息賬目，都連夜攢造清完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，好交與二相公查點。比不得二老爹在日，小老婆當家，憑著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！此後若有一點欺隱，我把你這些奴才，三十板一個，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！」眾人應諾下去，大老爹過那邊去了。

這些家人、媳婦，領了大老爹的言語，來催趙氏搬房；被趙氏一頓臭罵，又不敢就搬。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，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：「大老爹吩咐的話，我們怎敢違拗？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。他若認真動了氣，我們怎樣了得？」趙氏號天大哭，哭了又罵，罵了又哭，足足鬧了一夜。次日，一乘轎子，抬到縣門口，正值湯知縣坐早堂，就喊了冤。知縣叫補進詞來，次日發出「仰族親處覆。」

趙氏備了幾席酒，請來家裏。族長嚴振先，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，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，今雖坐在這裏，只說道：「我雖是族長，但這事以親房為主。老爺批處，我也只好拿這話回老爺。」那兩位舅爺，王德、王仁，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總不置一個可否。那開米店的趙老二、扯銀鑪的趙老漢，本來上不得臺盤；纔要開口說話，被嚴貢生睜開眼睛，喝了一聲，又不敢言語了。兩個人自心裏也裁劃道：「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，把我們不倈不倄；我們沒來由，今日為他得罪嚴老大，『老虎頭上撲蒼蠅』怎的？落得做好好先生。」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；見眾人都不說話，自己隔著屏風請教大爺，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。數了又哭，哭了又數；捶胸趺腳，號做一片。嚴貢生聽著，不耐煩道：「像這潑婦，真是小家子出身！我們鄉紳人家，那有這樣規矩！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，揪著頭髮，臭打一頓，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！」趙氏越發哭喊起來，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，要奔出來揪他，撕他，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了。眾人見不是事，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。當下各自散了。

次日，商議寫覆呈。王德、王仁說：「身在黌宮，片紙不入公門。」不肯列名。嚴振先只得混帳覆了幾句話，說：「趙氏本是妾扶正，也是有的；據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，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，也是有的。總候大老爺天斷。」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，見了覆呈道：「『律設大法，理順人情』，這貢生也忒多事了！」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，說：「趙氏既扶過正，不應只管說是妾。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，聽趙氏自行揀擇，立賢立愛可也。」嚴貢生看了這批，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，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。府尊也是有妾的，看著覺得多事，仰高要縣查案。知縣查上案去，批了個「如詳繳」。嚴貢生更急了，到省赴按察司一狀。司批：「細故赴府縣控理。」嚴貢生沒法了，回不得頭。想道：「周學道是親家一族，趕到京裏，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，務必要正名分！」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多年名宿，今番又掇高科；英俊少年，一舉便登上第。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